

敬悼周法高教授 兼記他在東海校園的最後生活

楊承祖

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

周子範(法高)先生過世了。他去得太突然，任誰乍聽都十分驚愕，不敢遽信。周先生去年白內障手術做得很成功，目力恢復不少，心情頗為興奮；不但在假期裏親自校對了幾十萬字的書稿，買了大陸新印的線裝書，最近還由學生陪著去逛臺中最大的中友百貨公司，購置了新衣服，也買了專為看電視用的靠椅送給夫人。大家都覺得他的健康不會有問題。6月22日清晨，我還碰到他由學生扶著在校園散步。24日上午他和博士班學生談了一個半小時，討論論文；下午又跟臺北的吳匡教授通了一、二十分鐘的長途電話，談些有關要出席中研院院士會議的事。晚飯後一切正常，不料竟在睡眠中安詳地去世了。這是語言學界的損失，是中研院的損失；而東海大學中研所的同仁和學生，更是無限的哀悼。

周先生到東海整整九年，不僅他的院士名望有裨於大學的聲譽，更由於是他首先接受了東海的講座聘書，方使中研所能陸續請到多位望重資深、學術精醇的講座教授，致本所在十年間頗以師資陣容堅強見許於時。

東海創校之初，名師沓至，學術水準，與臺大、師大相侔不遠，後來漸漸有請人不易的困難。我於1983年受梅可望校長之邀，由臺大到東海兼中文所務。第一年最先請到李陸琦(孝定)師和昌彼得先生答應來所兼課，不久又請到張清徽(敬)、汪雨鑫(中)、龍宇純諸教授來所授課。同學們接受到一流學者的啓導，學習情緒極為高漲。但兼任先生不能全力放在東海，而東海當時尚有七十以後聘請為講座或研究教授的辦法，於是想到延請中研院或國立大學退休教授來東海專任。我向時任史語所所長的丁邦新打聽到周先生當年即屆七十，於是請他先容，隨即造訪周先生。一來我曾在史語所訪問一年，原已熟了，加上我說李陸琦師已到東海兼課，他們是同學同事、學術成就相同的老朋友，於是周先生忻然俯允，第二年便到了東海。以後李田意教授肯接受東海的聘約，多少也與周先生在東海有關吧！其後幾年，李陸琦、汪雨鑫、龍宇純諸先生先後應聘來所，所的聲譽和學生之受益就愈大了。

周先生學問極淵博，不僅因為他是中央大學和北大研究所的高材生，而自幼承受

姑丈王冬飲(伯沆)先生的教督，尤令其國學基礎格外堅實，所以不僅語言文字語法學的成就過人，古典文學亦極精深。但在東海這些年，只主要開中國音韻、語法、語言學史和《世說新語》及《顏氏家訓》等課，指導論文也限於這些範圍。由於他認為李陸琦先生在文字學方面的成就在他之上，曾經表示李先生既在，他絕不講文字學；但李先生車禍傷足，他只好代李先生上了半學期的古文字學。

東海同學從事音韻語法研究的一向較少，自周先生來後，跟他寫這方面論文的便多了。有的博士班研究生，在碩士階段經過先生指導，已在其他大學講授語文的專門課程了。

先生一生治學，精勤不懈，在東海經常自費請同學作研究助理，同學因而得到做學問的方法，所受之益不是金錢可以計算的。最近先生還向國科會申請到研究錢謙益的專題補助，剛聘好專職助理，並且計劃自己寫錢氏的文學部分，不想就悄悄的撒手而去了。

周先生無疾而終，高壽歸道山，可謂有福，但對學術界及東海中研所則是無可彌補的損失，令人無限傷痛。先生往矣，惟望繼起的學者和曾經受教的門人，都能秉持先生治學不倦的精神，為中國學術而努力，則先生在天之靈，必能像他臨終時面帶微笑，俯視他曾經熱愛的人間和散播過學術種子的校園。



1990年周教授與張日昇(右)、張洪年於東海大學合影